

好婚姻永远有的聊

今年春天,老家修水库,父母的三间民房被占。趁弟弟帮助筹购新房的时段,我将二老接回城里小住,以表孝心。父母进城不多日,我便发现一件怪事:年轻时酷爱说笑的父母,在相继步入暮年以后,彼此间的话题仍旧不绝,整天聊个没完。

上了年岁的人,睡眠明显减少。母亲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,父亲总会心有感应般地醒来,俩人便开始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不止。所聊话题十分琐碎,多是围绕乡间趣事、邻里俗事等亲朋间的喜乐悲苦。聊着聊着,二老常会忘记时间和空间,在半夜三更里肆无忌惮地大声笑,完全忽略了北面卧室里还有个正在酣睡的我。

饭后散步,二老喜欢一前一后沿小区的甬路走圈。可走着走着,俩人总会同时收住脚



步,或朝一株草说笑不止,或与一棵树静默发呆。有一次,母亲看到小区门口的桃树返青了,忍不住提起旧宅门前那株枯死多年的老杏树来。话匣子刚一打开,父亲的记忆即刻苏醒,干脆与母亲坐在台阶上,慢慢数落起老杏树的功劳来:“春夏之交,满树的杏子成熟了,一片金黄,看着眼馋。但那时家里贫寒,几个孩子同时上学,这满树的杏子便都换了钱。只有为数

不多的几十颗落地果,成了儿女们分吃的小零食……”说到这里,我看到父亲偷偷抹了一下眼睛,古铜色的脸上竟有泪光在闪。我忙赶了过去,轻描淡写地将话题岔向旁处。

不知何时起,家里的餐桌也成了父母聊天的极佳场所。通常是饭菜一好,二老桌旁一坐,语音顿起,各种和饮食有关的闲话便纷至沓来。每逢尝到“杂粮煎饼”或“托板豆腐”之类的食品时,母亲总会不屑地嘀咕几句,狠批这些食物的加工太过精细,破坏了营养,远不及老家土法熬制出来的味道纯正。父亲听罢,自会适时接过话茬,嗯啊作答,回应不止。每次窥见二老幸福谈笑的和谐模样,我的心里都甜如蜜糖,因为我从他们的身上,见到了婚姻的最好模样。

近读白岩松所著的《白说》一书,被里面的一则故事感动。某一天,水均益和鞠萍两人去白岩松家做客,相互太过熟悉的缘故,白老师给客人备好茶果后,便去厨房帮忙,借机和妻子闲聊起来。由于厨房与客厅相邻,又不隔音,聊天的声音传到外面。水均益听后,坏笑一下,随即向鞠萍调侃一句:“听,还有的聊呢!”白岩松循声赶了过来,眼角眉梢透着暖意。我于是晓得,“有的聊”是大众眼中的“凡俗幸福”,且永远不会过时!

每段婚姻都是一场爱的马拉松,通向终点的路曲折又漫长,靠时间和耐力去一点一点将距离缩短。这期间能陪我们前行和终老的,不是金钱,也不是儿女,多数时候只是一个聊伴儿而已。而这,恰是婚姻存续的最佳方式。 孟祥菊/文

沉默的效果

记得上学时,总有个别同学在课堂上搞小动作,甚至搞出怪声怪调,引得周围同学跟着起哄,老师不得不中途停课维持课堂秩序。

新学期开始时,听说某门课要换老师,早听高年级的师哥说起,新来的老师很有性格,但是什么性格呢?师哥没说,只是让我们自己去领教。

新老师来了。铃声响过,课堂上还有些躁动。按说老师要

讲上几句关于课堂秩序的话,但这位新老师却没有任何言语,她很淡定地站在讲台上。见还有几个同学在下面交头接耳,她干脆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,一手撑在讲台上托住腮下,眼睛平静而认真地看着同学们,就像耐心等待着什么。

那几个交头接耳的同学见了,忽然就安静了下来。老师这才慢慢起身,开始讲课。此后,每到上这门课,师生之间似乎

有了某种默契,课堂秩序也特别好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,也成了一名教师。校长告诉我:“你要教的两个班,其中一个班课堂秩序不好,很让老师们挠头。你要有思想准备。”

果然,刚进那个班,我就收到了一个“见面礼”:上课铃声响过后,还有学生在下面嬉笑玩耍。我一时心急,就要叫喊,

忽然想起那位老师的做法,于是,我先让自己镇定下来,没有讲任何关于课堂秩序的话,只是默默看着大家,甚至还有意做出对他们的表现很感兴趣的样子。那些嬉笑的学生见了,马上就闭上了嘴,停止了小动作。于是,我没有批评任何人,就这样开讲了。

看来,在某些场合,沉默的效果要强于对抗。

伍柳/文

出众的心灵

去看望一个亲戚。亲戚近期做了手术,胃部切除大半,又经受化疗、放疗,身体极度虚弱。

亲戚的老同学打来电话,一直劝慰:“你还有一部分胃,而我的胃全部切除了,单靠小肠吸收营养;手术后,我对自己讲,一定要吃有营养的东西,这样才会恢复得快一些,而且一定要细嚼慢咽,少食多餐;你有爱人悉心照顾,而我多年来都是一个人生活;该吃就吃,能活动就适量动一动,心情一定要放松……”我们在旁边听着,越听越感动,对这位劝慰者充满了敬意。

劝慰者是一位退休教师,人生坎坷多舛,但她的劝慰中却没有丝毫的哀怨悲鸣,而是冷静理智、真诚温煦,既娓娓道来,又充满鼓励和期待。她拿自己的“无”和“亏”来劝慰他人的“有”和“盈”,更拿自己的积极、达观、坚强来鼓励正处于低谷的人。她的友

善、诚恳,源于那颗热爱生活、洞悉人生的慧心。

听亲戚说,这位退休教师做完手术已经六七年了,经常见她带着一根球棒去打门球。跟她聊天,听到的多是笑声,她如果不跟你讲自己是一个没有胃的人,你根本看不出来。她的身体不再健全,却依然拥有宝贵的活力,依然拥有珍惜自己、好好活下去的能力。

从亲戚那里回来后,过了一段时间,我们再打电话问候,亲戚在电话中说,他一天比一天好,让我们不要太担心。想起亲戚的那位老同学,我仿佛看到她弯腰,凝神,用球棒轻松而有力地一击,地上的球便迅捷而精准地穿过了铁门……

得与失、幸与不幸往往是相对而言,甚至可以互相转化,生活充满了辩证法。 孙君飞/文

不要太“怀旧”

我们家的人吃饭都快,上菜五分钟,就都吃完了。如此快节奏,做客之人往往适应不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父亲厂里的工作餐是大锅饭。一个班组十几个人一桌,桌上一个小脸盆,里面盛着菜。旁边小桌上放个大脸盆,里面是饭。那时大家肚里没油水,饭量大。吃完一碗再去盛,晚点起身的,就只能看到空盆了。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,“抢饭”现象已不复存在,可父亲却将“吃饭快”

作为“优良传统”,在家里传承。如今,我们都患有糖尿病。医生说:“吃饭太快有百害而无一利,影响饱腹感,造成吃得过量,而且不利于消化……”

不久前,一对好友夫妇被确诊为焦虑症。这两位各方面条件很好,似乎没什么可焦虑的。后来才知道,他们曾面临困境,为此很焦虑;两三年后,生活好起来了,可是焦虑却成了习惯。

“怀旧”在文学领域是美好的,而生活中放不下过去,让不良惯性破坏生活节奏,害莫大焉。 天潼/文

